



| 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 |

史记

全
译
本

[汉] 司马迁◎著 吴树平◎主编 李 零◎等译

第三册

| 插图珍藏本 |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| 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 |

史记

[汉] 司马迁◎著 吴树平◎主编 李 零◎等译

第三册

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~ 卷九十七 郿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

| 插图珍藏本 |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

陈 抗 译

“大司马臣去病冒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：陛下误听人言，让我在军中供职。我自应专心考虑边塞的事务，即使战死旷野也无以报答君恩，现在竟敢考虑其他事情来打扰当政官员，实在是因为我看见陛下为天下忧虑操劳，对百姓怜悯关心，而忘了自己，以致减少膳食，削减音乐，压缩郎员。皇子们托天之福，已经长大，能衣着整齐地行礼朝拜，但至今还没有封号爵位，也没有师傅辅导官员。陛下谦恭礼让，并不顾念这些事情，群臣尽管私心盼望，可是不敢越职奏请。臣私下深怀犬马效忠之心，冒死愿陛下命令有关官员，趁着盛夏吉时，定下皇子们的爵位。希望陛下明鉴。臣去病冒死再拜启奏皇帝陛下。”三月乙亥日，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将此奏疏在未央宫上奏皇帝。皇帝下制说：“交付御史处理。”

元狩六年三月戊申朔，乙亥日，御史臣光，守尚书令丞非，交付御史的制书下达，（有关官员讨论后）上奏皇帝说：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、太常臣充、大行令臣息、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冒死上奏：大司马去病上疏道：‘陛下误听人言，让我在军中供职。我自应专心考虑边塞的事务，即使战死旷野也无以报答君恩，现在竟敢考虑其他事情来打

“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：陛下过听，使臣去病待罪行间。宜专边塞之思虑，暴骸中野无以报，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，诚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膳贬乐，损郎员。皇子赖天，能胜衣趋拜，至今无号位师傅官。陛下恭让不恤，群臣私望，不敢越职而言。臣窃不胜犬马心，昧死愿陛下诏有司，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。唯陛下幸察。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。”三月乙亥，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。制曰：“下御史。”

六年三月戊申朔，乙亥，御史臣光，守尚书令丞非，下御史书到，言：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、太常臣充、大行令臣息、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：大司马去病上疏曰：‘陛下过听，使臣去病待罪行间。宜专边塞之思虑，暴骸中野无以报，乃敢惟他议以

扰当政官员，实在是因为我看见陛下为天下忧虑操劳，对百姓怜悯关心，而忘了自己，以致减少膳食，削减音乐，压缩郎员。皇子们托天之福，已经长大，能衣着整齐地行礼朝拜，但至今还没有封号爵位，也没有师傅辅导官员。陛下谦恭礼让，并不顾念这些事情，群臣尽管私心盼望，可是不敢越职奏请。臣私下深怀犬马效忠之心，冒死愿陛下命令有关官员，趁着盛夏吉时，定下皇子们的爵位。希望陛下明鉴。’制令说：‘交付御史处理。’臣谨与中二千石、二千石臣贺等议：古代分地立国，建立起一个个诸侯来侍奉天子，为的是尊重宗庙社稷。如今臣去病上疏，他没有忘记他的职责，并以此宣扬陛下的恩德。他说天子谦让，减损自己而忧劳天下，他担心的是皇子至今还没有封号爵位。臣青翟、臣汤等本应尊奉礼义履行职责，但愚蠢而没想到此事。如今正当盛夏吉时，臣青翟、臣汤等冒死请立皇子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冒死请示所立国名。”

制令说：“听说周代封立诸侯八百，姬姓的人同时受封，或为子、男，或为附庸。《礼》上说‘支子不得奉祭宗祖’。你们所谓建立起一个个诸侯目的在于尊重社稷，朕却没有听说过。况且上天不是为了君王而降生百姓的。由于朕的无德，海内尚未和睦，现在竟让没有教导好的皇子勉强去做封地连城的诸侯王，那又如何能激励朕的股肱之臣呢？你们还是重新商议，以列侯的爵位赐封他们。”

三月丙子日，群臣又上奏未央宫：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冒死上奏：臣谨与列侯臣婴齐、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、谏大夫博士臣安等商议道：臣等听说周代封立诸侯八百，姬姓的人同时受封，侍奉天子。康叔因他的祖、父而显赫，伯禽因其父周公而立国，都封了国土，成为诸侯，并以相、傅为辅佐。百官奉守法令，各人履行职责，国家的体制也就

千用事者，诚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膳贬乐，损郎员。皇子赖天，能胜衣趋拜，至今无号位师傅官。陛下恭让不恤，群臣私望，不敢越职而言。臣窃不胜犬马心，昧死愿陛下诏有司，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。唯愿陛下幸察。’制曰‘下御史’。臣谨与中二千石、二千石臣贺等议：古者裂地立国，并建诸侯以承天子，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。今臣去病上疏，不忘其职，因以宣恩，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，虑皇子未有号位。臣青翟、臣汤等宜奉义遵职，愚懂而不逮事。方今盛夏吉时，臣青翟、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昧死请所立国名。”

制曰：“盖闻周封八百，姬姓并列，或子、男、附庸。《礼》‘支子不祭’。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，朕无闻焉。且天非为君生民也。朕之不德，海内未洽，乃以未教成者强君连城，即股肱何劝？其更议以列侯家之。”

三月丙子，奏未央宫。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：臣谨与列侯臣婴齐、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、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：伏闻周封八百，姬姓并列，奉承天子。康叔以祖考显，而伯禽以周公立，咸为建国诸侯，以相傅为辅。百官奉宪，各遵其职，而国统

完备了。臣等私下认为建立诸侯所以能使社稷得到尊重，是因为各地诸侯分别根据自己的职司奉献贡品举行祭祀。虽然支子不得奉祭宗祖，是礼法的规定，但分封土地，建立诸侯，使他们守护藩国，帝王就能用以扶助德义、施行教化。陛下奉承天统，开创圣明的端绪，尊敬贤良，表扬功臣，复兴灭亡的侯国，继续断绝的后嗣，把萧文终的后代续封在酈，表扬勉励群臣如平津侯等。陛下为了昭示六亲的次序，彰明上天所施与的亲属关系，还让诸侯王封君把领受的皇帝恩宠分施子弟，分封子弟户邑，陛下从而赐给封号立为诸侯的有一百余国。现在却把皇子封为列侯，那就使尊卑颠倒，名位的安置失去了次序，这种做法是不能流传万世千秋的。臣请立皇子臣閼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”三月丙子日，上奏未央宫。

制令说：“康叔的亲属有十位而他独尊的原因是周天子褒扬有德之人。周公的鲁国受命郊外祭天，鲁国祭祀周公、伯禽可以分别用白牡、騂刚这样的祭品，其他鲁君就不能用纯色的牲畜去祭祀，这是因为贤与不贤有差别。‘巍巍的高山令人敬仰，光明的品行令人向往’，朕很仰慕德高望重的人。为了对尚未教导好的皇子有所抑制，封他们为列侯便可。”

四月戊寅日，群臣上奏未央宫：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冒死上奏：臣青翟等与列侯、吏二千石、谏大夫、博士臣庆等议：臣等冒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。制令说：‘康叔的亲属有十位而他独尊的原因是周天子褒扬有德之人。周公的鲁国受命郊外祭天，鲁国祭祀周公、伯禽可以分别用白牡、騂刚这样的祭品，其他鲁君就不能用纯色的牲畜去祭祖，这是因为贤与不贤有差别：‘巍巍的高山令人敬仰，光明的品行令人向往’，朕很仰慕德高望重的人。为了对尚未教导好的皇子有所抑制，封他们为列侯便可。’臣青翟、臣汤、博士臣将行等听说康叔的亲属有十位，其中武王继承王位，周公辅佐成王，其他八人都因他们

备矣。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，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。支子不得奉祭宗祖，礼也。封建使守藩国，帝王所以扶德施化。陛下奉承天统，明开圣绪，尊贤显功，兴灭继绝。续萧文终之后于酈，褒厉群臣平津侯等。昭六亲之序，明天施之属，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，锡号尊建百有馀国。而家皇子为列侯，则尊卑相逾，列位失序，不可以垂统于万世。臣请立臣閼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”三月丙子，奏未央宫。

制曰：“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，褒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郊，故鲁有白牡、騂刚之牲。群公不毛，贤不肖差也。‘高山仰之，景行向之’，朕甚慕焉。所以抑未成，家以列侯可。”

四月戊寅，奏未央宫。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：臣青翟等与列侯、吏二千石、谏大夫、博士臣庆等议：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。制曰：‘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，褒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郊，故鲁有白牡、騂刚之牲。群公不毛，贤不肖差也。‘高山仰之，景行向之’，朕甚慕焉。所以抑未成，家以列侯可。’臣青翟、臣汤、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，武王继体，周公辅成王，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。康叔之年幼，

祖、父的尊贵地位而被封立大诸侯国。康叔年纪幼小，周公身在三公之位，伯禽在鲁据守封国，原来他们在承受爵命的时候，也都还没到成年。但后来康叔抵御了禄父造反，伯禽平定了淮夷叛乱。从前五帝的制度各不相同，周代的爵位有五等，到春秋时分三等，都根据当时情况来安排尊卑的次序。高皇帝拨乱反正，显示了最高的德操，平定海内，分封土地，建立诸侯，爵位分为两等。皇子们有的还在襁褓之中就立为诸侯王，侍奉天子，这已成为万世的法则，不可更改。陛下亲行仁义，体现圣德，文武兼备。您表彰慈爱孝顺的行为，拓宽任用贤能的道路。对内褒扬有德之士，对外讨伐强暴之徒。远至北海，西到月氏，匈奴、西域，举国拥护陛下的军队。车辆兵械等军费，不从百姓那里收取。拿出皇家府库的财物来奖赏奋勇杀敌的将士，打开天子的仓廩以周济贫穷的百姓，又把戍卒人数减少一半。百蛮的君主，无不闻风向慕，承受您的教化，使您满意。远方的人语言风俗不同，经过了几重翻译前来朝觐，陛下的恩泽遍及域外。因此，珍异的兽类出现，吉祥的不谷生长，上天的瑞应十分明显。现在诸侯的支子都封到了诸侯王，而封皇子为列侯，臣青翟、臣汤等私下考虑再三，都认为这样做尊卑失序，使天下失望，是不可以的。臣等请立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”四月癸未日，上奏未央宫，奏议留在宫里，没有发下。

“丞相臣青翟、太仆臣贺、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、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冒死上奏：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说，皇子还没有封号爵位，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谏大夫、博士臣庆等冒死请立皇子臣闾等为诸侯王。陛下有文德武功而谦让不居，责备自己，谈及皇子还没有教育成人。群臣所议，儒者宣扬其分封的学说，有的是违背其本心的。陛下坚决推辞不许，只封皇子为列侯。臣青翟等私下与列侯臣寿成等

周公在三公之位，而伯禽据国于鲁，盖爵命之时，未至成人。康叔后扞禄父之难，伯禽殄淮夷之乱。昔五帝异制，周爵五等，春秋三等，皆因时而序尊卑。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，昭至德，定海内，封建诸侯，爵位二等。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，奉承天子，为万世法则，不可易。陛下躬亲仁义，体行圣德，表里文武。显慈孝之行，广贤能之路。内褒有德，外讨强暴。极临北海，西溱月氏，匈奴、西域，举国奉师。舆械之费，不赋于民。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，开禁仓以振贫穷，减戍卒之半。百蛮之君，靡不向风，承流称意。远方殊俗，重译而朝，泽及方外。故珍兽至，嘉谷兴，天应甚彰。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，而家皇子为列侯，臣青翟、臣汤等窃伏孰计之，皆以为尊卑失序，使天下失望，不可。臣请立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”四月癸未，奏未央宫，留中不下。

“丞相臣青翟、太仆臣贺、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、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：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，皇子未有号位，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谏大夫、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等为诸侯王。陛下让文武，躬自切，及皇子未教。群臣之议，儒者称其术，或悖其心。陛下固辞弗许，家皇子为列侯。臣青翟等窃

二十七人商议，都认为这样做就尊卑失序了。高皇帝创建天下，身为汉代开国之君，封子孙为王，广布支辅力量。先帝奉为法则，遵行不改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至尊地位。臣请陛下令史官选择吉日，准备好典礼仪式呈上，御史奏上地图，其他都照成例办理。”制令说：“可以。”

四月丙申日，群臣上奏未央宫：“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冒死上奏：太常臣充言，卜定四月二十八日乙巳，可立诸侯王。臣冒死奏上地图，请示所立国名。典礼仪式另行奏上。臣冒死请示。”

制令说：“立皇子闾为齐王，旦为燕王，胥为广陵王。”

四月丁酉日，上奏未央宫。六年四月戊寅朔，癸卯，御史大夫汤将制书下达丞相，丞相下达中二千石，二千石下达郡太守、诸侯王国之相，接受诏书依旨从事，下达有关办事人员，按照律令执行。

“时在六年四月乙巳日，皇帝派御史大夫汤在宗庙封立皇子闾为齐王。说道：呜呼，小子闾，接受这块青色社土！朕承继先人，稽考古制为你建立国家，封在东方，世世代代作为汉家的藩屏辅佐。呜呼，你要放在心上啊！你要敬听我的诏命，要知道天命无常。一个人如果崇尚德操，就能发出明亮的光辉；如果不勉力于道义，就会使君子懈怠。你要尽你的心力，真诚地保持中正之道，那么天赐的禄命就会长久。如果昏庸邪僻，不行善政，就会殃及你的封国，害你自身。呜呼，安国治民，能不敬慎吗！齐王你要以此为戒！”

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，皆曰以为尊卑失序。高皇帝建天下，为汉太祖，王子孙，广支辅。先帝法则弗改，所以宣至尊也。臣请令史官择吉日，具礼仪上，御史奏舆地图，他皆如前故事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

四月丙申，奏未央宫。“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：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，可立诸侯王。臣昧死奏舆地图，请所立国名。礼仪别奏。臣昧死请。”

制曰：“立皇子闾为齐王，旦为燕王，胥为广陵王。”

四月丁酉，奏未央宫。六年四月戊寅朔，癸卯，御史大夫汤下丞相，丞相下中二千石，二千石下郡太守、诸侯相，丞书从事下当用者。如律令。

“维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闾为齐王。曰：於戏，小子闾，受兹青社！朕承祖考，维稽古建尔国家，封于东土，世为汉藩辅。於戏念哉！恭朕之诏，惟命不于常。人之好德，克明显光。义之不图，俾君子怠。悉尔心，允执其中，天禄永终。厥有愆不臧，乃凶于而国，害于尔躬。於戏，保国艾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

右方是封齐王的策书。

“时在六年四月乙巳日，皇帝派御史大夫汤在宗庙封立皇子旦为燕王。说道：呜呼，小子旦，接受这块黑色社土！朕承继先人，稽考古制为你建立国家，封在北方，世世代代作为汉家的藩屏辅佐。呜呼！葦粥氏虐待老人，禽兽心肠，侵犯劫掠，又加以欺诈边民。呜呼！朕命令将帅前往征讨他们的罪行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二个君主都来归顺，降下旗帜，军队溃散。葦粥氏迁到了别处，北方州郡从此太平。你要尽你的心力，不要制造怨恨，不要背弃德义，不要废弛武备。不是受过训练的士卒，不要征发从军。呜呼，安国治民，能不敬慎吗！燕王你要以此为戒！”

右方是封燕王的策书。

“时在六年四月乙巳日，皇帝派御史大夫汤在宗庙封立皇子胥为广陵王。说道：呜呼，小子胥，接受这块赤色社土！朕承继先人，稽考古制为你建立国家，封在南方，世世代代作为汉家的藩屏辅佐。古人说：‘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人心轻佻。扬州恃强，三代时地次要服，政教不能施及。’呜呼！你要尽你的心力，十分小心谨慎，惠施下民，忠顺君上，不要无知妄动，贪图游乐，不要亲近小人，要遵守法度循行规则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‘臣下不要作威作福，这样才不至于有日后的羞辱。’呜呼，安国治民，能不敬慎吗！广陵王你要以此为戒！”

右齐王策。

“维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。曰：於戏，小子旦，受兹玄社！朕承祖考，维稽古，建尔国家，封于北土，世为汉藩辅。於戏！葦粥氏虐老兽心，侵犯寇盗，加以奸巧边萌。於戏！朕命将率徂征厥罪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有二君皆来，降期奔师。葦粥徙域，北州以绥。悉尔心，毋作怨，毋侮德，毋乃废备。非教士不得从征。於戏，保国艾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

上燕王策。

“维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。曰：於戏，小子胥，受兹赤社！朕承祖考，维稽古建尔国家，封于南土，世为汉藩辅。古人有言曰：‘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其人轻心。扬州保疆，三代要服，不及以政。’於戏！悉尔心，战战兢兢，乃惠乃顺，毋侗好軼，毋迓宵人，维法维则。《书》云：‘臣不作威，不作福，靡有后羞。’於戏，保国艾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

右方是封广陵王的策书。

太史公说：古人说：“爱他就希望他富，亲他就希望他贵。”所以君王划分疆土，建立国家，封立子弟，为的是褒奖亲属，使亲疏有序，尊崇先祖，使兄弟子孙显贵，在天下广布同姓宗族，因此国势强大而王室安宁。自古至今，由来已久。这并无特殊之处，所以不再专门论述。燕、齐的事，没有值得采录的。然而封立三王，天子谦恭礼让，群臣恪守道义，文辞华美，很可观览，所以附入世家。

◆褚先生说：臣有幸能以贤良文学而官至侍郎，我喜欢阅读太史公写的列传。列传里称赞《三王世家》文辞可观，但从其世家中寻找却始终不能得到。我私下从喜好旧闻故实的长老那里取到三王的封策书，把事情编列起来以广流传，使后世的人得以看到贤明君主的意向。

听说孝武帝时，一天里同时封拜三子为王：一子封在齐，一子在广陵，一子在燕。分别按各人的才力智能和当地土质的不同、民风的差异，为之作策书申明告诫他们。对三王说：“世世代代作为汉家的藩屏辅佐，安国治民，能不敬慎吗！你要以此为戒！”贤明君主的所作所为，本来不是见闻浅陋的人所能了解的，如果不是博闻强记的君子就无法透彻了解其真意所在。至于策书的次序分段，文字的前后，策简的参差长短，都有用意，只是没有人能够知晓。我谨依次右广陵王策。

太史公曰：古人有言曰“爱之欲其富，亲之欲其贵”。故王者疆土建国，封立子弟，所以褒亲亲，序骨肉，尊先祖，贵支体，广同姓于天下也。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。自古至今，所由来久矣。非有异也，故弗论箸也。燕齐之事，无足采者。然封立三王，天子恭让，群臣守义，文辞烂然，甚可观也，是以附之世家。

◆褚先生曰：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，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。传中称《三王世家》文辞可观，求其世家终不能得。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，编列其事而传之，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。

盖闻孝武帝之时，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：封一子于齐，一子于广陵，一子于燕。各因子才力智能，及土地之刚柔，人民之轻重，为作策以申戒之。谓王：“世为汉藩辅，保国治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夫贤主所作，固非浅闻者所能知，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。至其次序分绝，文字之上下，简之参



汇集皇帝的真草诏书，编列在左方，使读的人自己会通其意而解说它。

王夫人，是赵人，和卫夫人一起得到武帝的宠爱，生子闾。闾将要立为王的时候，他母亲病了，武帝亲自去慰问她。武帝说：“儿子要当王了，你希望在什么地方安置他？”王夫人说：“陛下在，妾有什么资格可说呢？”武帝说：“虽然如此，你心里总有所想的，你想在什么地方安置他为王呢？”王夫人说：“我愿安置他在洛阳。”武帝说：“洛阳有武库敖仓，是天下险要的交通要冲，汉国的大都邑。先帝以来，从没有一个皇子封在洛阳为王的。除去洛阳，其余地方都可以。”王夫人没有回答。武帝说：“关东的封国没有比齐更大的。齐东面靠海而城郭大，古时候光临淄一地就有十万户，天下的富饶地区没有超过齐国的了。”王夫人用手拍头，谢道：“太幸运了！”王夫人死后，武帝很悲痛，派遣使者拜告王夫人亡灵道：“皇帝谨派使臣太中大夫明奉玉璧一枚，赐夫人为齐王太后。”皇子闾封做齐王，年少，无子，立为王后，不幸早死，国绝，封地为郡。天下都说齐地不宜封王。

所谓“受此土”，是指始封的诸侯王，一定要在天子的泰社里接受一块土，回到自己的封地立这块土为国社，每年岁首四时祭祀它。《春秋大传》说：“天子之国有泰社。东方青土，南方赤土，西方白土，北方黑土，上方黄土。”所以将要封在东方的取青土，封在南方的取赤土，封在西方的取白土，封在北方的取黑土，封在上方的取黄土。差长短，皆有意，人莫之能知。谨论次其真草诏书，编于左方。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。

王夫人者，赵人也，与卫夫人并幸武帝，而生子闾。闾且立为王时，其母病，武帝自临问之。曰：“子当为王，欲安所置之？”王夫人曰：“陛下在，妾又何等可言者。”帝曰：“虽然，意所欲，欲于何所王之？”王夫人曰：“愿置之洛阳。”武帝曰：“洛阳有武库敖仓，天下冲厄，汉国之大都也。先帝以来，无子王于洛阳者。去洛阳，余尽可。”王夫人不应。武帝曰：“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。齐东负海而城郭大，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，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。”王夫人以手击头，谢曰：“幸甚。”王夫人死而帝痛之，使使者拜之曰：“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，赐夫人为齐王太后。”子闾王齐，年少，无有子，立，不幸早死，国绝，为郡。天下称齐不宜王云。

所谓“受此土”者，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，归立之以为国社，以岁时祠之。《春秋大传》曰：“天子之国有泰社。东方青，南方赤，西方白，北方黑，上方黄。”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，封于南方者取赤土，封于西方者取白土，封于北方者取黑土，封于上方者取黄土。各取其色物，裹以白茅，封以

土，封在上方的取黄土。各取其相应颜色的泰社之土，用白茅包裹，回去封为国社。这是开始接受天子封立时的情形。这叫做主土。主土，就是要立社奉祀它。“朕承祖考”，祖指祖先，考指父亲。“维稽古”，维是考虑、思念的意思，稽是应当的意思，这句是说应当遵循古制。

齐地百姓多变诈，不熟悉礼义，所以告诫他说：“你要敬听我的诏命，要知道天命无常。一个人如果崇尚德操，就能发出明亮的光辉；如果不勉力于道义，就会使君子懈怠。你要尽你的心力，真诚地保持中正之道，那么天赐的禄命便会长久。如果有过失，不行善政，就会殃及你的封国，害你自身。”齐王到他的封国后，左右大臣用礼义维护辅佐他，不幸他中年早死。然而他保全了自己，没有过失，正如策书所告诫的那样。

古代的记载上说“青的色彩出于蓝草，而它的色泽比蓝草还青”，这是经过加工而使它这样的。目光长远的贤明君主，他清楚地独自看到问题所在：他告诫齐王要对自己谨慎；告诫燕王不要心怀怨恨，不要背弃德义；告诫广陵王要谨慎对外，不要妄自尊大，赏罚逾制。

广陵在吴越地区，百姓精明而轻佻，所以告诫他说：“大江、五湖之间，人心轻佻。扬州恃强，三代的时候，强使它接受中原的习俗服饰，但没有使政教在那里深入普及，只是依其大意进行控制而已。你不要无知妄动，贪图游乐，不要亲近小人，要以法度为准则。不要总是贪图游乐，骑马打猎，享乐过度，从而亲近小人。要经常想到法度，这样就不致遭受羞辱了。”三江、五湖有鱼盐之利，

为社。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。此之为主土。主土者，立社而奉之也。“朕承祖考”，祖者先也，考者父也。“维稽古”，维者度也，念也，稽者当也，当顺古之道也。

齐地多变诈，不习于礼义，故戒之曰“恭朕之诏，唯命不可为常。人之好德，能明显光。不图于义，使君子怠慢。悉若心，信执其中，天禄长终。有过不善，乃凶于而国，而害于若身”。齐王之国，左右维持以礼义，不幸中年早夭。然全身无过，如其策意。

传曰“青采出于蓝，而质青于蓝”者，教使然也。远哉贤主，昭然独见：诫齐王以慎内；诫燕王以无作怨，无俛德；诫广陵王以慎外，无作威与福。

夫广陵在吴越之地，其民精而轻，故诫之曰“江湖之间，其人轻心。扬州葆疆，三代之时，迫要使从中国俗服，不大及以政教，以意御之而已。无侗好佚，无迓宵人，维法是则。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，而近小人。常念法度，则无羞辱矣”。三江、五湖有鱼盐之利，铜山之富，天下所仰。故诫之曰“臣不作福”

铜矿之富，是天下所羡慕的地方。所以告诫他“臣不作福”，是不让他滥用钱财，加重赏赐，以树立自己的声誉，博取四方的拥护。又说“臣不作威”，是不让他因当地人心的轻佻而背弃道义。

到孝武帝去世，孝昭帝初即位，就先让广陵王胥入朝，重重赏赐他金钱财币，价值三千余万，还增加封地百里，封邑万户。

到了昭帝去世，宣帝初即位，又出于恩情施行仁义，在本始元年中，分出汉地，对广陵王胥的四个儿子全部加以分封：一子为朝阳侯；一子为平曲侯；一子为南利侯；最喜爱的小儿子弘，封立为高密王。

后来胥果然作威作福起来，和楚王的使者交往勾结。楚王扬言道：“我的先人元王，是高帝的小弟，受封三十二城。现在楚国土地城邑越来越少，我要和广陵王一起发兵。立广陵王为帝，我仍然治理楚三十二城的封地，像元王时那样。”事情发觉后，公卿及有关官员请求进行惩罚诛讨。天子因为与胥有骨肉之情，不忍按法律办他罪，下诏书不治广陵王的罪，只处死首恶楚王。古代的记载上说“蓬草生在麻丛里，不用扶正，它自然会生直；白沙混在泥里，就会和泥一样黑”，这是环境和教化使他这样的。这之后胥又咒诅谋反，自杀身亡，封国也被撤除。

燕国土地贫瘠，北边靠近匈奴，那里的百姓勇猛而少智谋，所以告诫他说：“荤粥氏没有孝行而有禽兽心肠，他们窃盗侵犯边民。朕诏令将军前往征讨他们的，勿使行财币，厚赏赐，以立声誉，为四方所归也。又曰“臣不作威”者，勿使因轻以倍义也。

会孝武帝崩，孝昭帝初立，先朝广陵王胥，厚赏赐金钱财币，直三千馀万，益地百里，邑万户。

会昭帝崩，宣帝初立，缘恩行义，以本始元年中，裂汉地，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：一子为朝阳侯；一子为平曲侯；一子为南利侯；最爱少子弘，立以为高密王。

其后胥果作威福，通楚王使者。楚王宣言曰：“我先元王，高帝少弟也，封三十二城。今地邑益少，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。立广陵王为上，我复王楚三十二城，如元王时。”事发觉，公卿有司请行罚诛。天子以骨肉之故，不忍致法于胥，下诏书无治广陵王，独诛首恶楚王。传曰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；白沙在泥中，与之皆黑”者，土地教化使之然也。其后胥复祝诅谋反，自杀，国除。

燕土圯埆，北迫匈奴，其人民勇而少虑，故诫之曰“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，以窃盗侵犯边民。朕诏将军往征其罪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有二君皆来，

罪行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二个君主都来归顺，降下旗帜，军队溃散。葷粥氏迁到远处居住，北方州郡从此太平。”“悉若心，无作怨”，是不让他依从流俗而心怀怨恨；“无傴德”，是不让燕王背弃德义。“无废备”，是说不要缺乏武备，要时常防备着匈奴。“非教士不得从征”，是说不是熟悉礼义的人不能在身边使用。

后来到武帝年老，太子又不幸去世，没有再立太子，因而燕王旦派使者来上书，请求亲自到长安进宫值宿警卫。孝武帝看到燕王的上书，把它扔到地上，生气说道：“生了儿子应当把他安置在齐鲁礼义之乡，现在却把他放在燕赵，果然产生了争夺之心，不肯相让的苗头已经露出来了。”于是派人立即将燕王旦的使者斩首于宫阙之下。

到武帝去世，昭帝刚即位，旦果然心怀怨恨而责怪大臣。他自以为是长子，应当继承皇位，于是与齐王之子刘泽等阴谋造反，放出话来：“我哪里有这个弟弟在！现在即位的是大将军的儿子。”想要发兵。事情被发觉，按罪当杀。昭帝出于恩情，加以宽忍，把这件事压下来不张扬。公卿让有关大臣请示，派遣宗正和太中大夫公户满意、御史二人，一同出使燕国，去启发开导燕王。他们到了燕国，分别在不同的日子里交替着去见王，责备他。宗正，是主管宗室刘氏家族名籍的，先去见王，为他列举事实说明昭帝确实是武帝儿子的情况。侍御史接着再去见王，用正式的法律责备他，问道：“王打算发兵的罪名很清楚，应当定罪。汉家有正法，王犯了细微的小罪过，就要执法公正断案，怎么能宽恕你。”用法令条例触动他。燕王心中越来越觉得理亏，内心恐慌起来。公户满意熟悉经术，

降旗奔师。葷粥徙域远处，北州以安矣”。“悉若心，无作怨”者，勿使从俗以怨望也。“无傴德”者，勿使王背德也。“无废备”者，无乏武备，常备匈奴也。“非教士不得从征”者，言非习礼义不得在于侧也。

会武帝年老长，而太子不幸薨，未有所立，而旦使来上书，请身入宿卫于长安。孝武见其书，击地，怒曰：“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，乃置之燕赵，果有争心，不让之端见矣。”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。

会武帝崩，昭帝初立，旦果作怨而望大臣。自以长子当立，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，出言曰：“我安得弟在者！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。”欲发兵。事发觉，当诛。昭帝缘恩宽忍，抑案不扬。公卿使大臣请，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、御史二人，偕往使燕，风喻之。到燕，各异日，更见责王。宗正者，主宗室诸刘属籍，先见王，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。侍御史乃复见王，责之以正法，问：“王欲发兵罪名明白，当坐之。汉家有正法，王犯纤介小罪过，即行法直断耳，安能宽王。”惊动以文法。王意益下，心恐。公户满意习于经术，最后见

最后一个去见王，称引古今通行的道义和国家的大礼，文辞雅正。他对燕王说：“古时候天子在朝廷内必定要有异姓的大夫，为的是匡正亲属骨肉；在朝廷外必定要有宗室同姓的大夫，为的是匡正异族之人。周公辅佐成王，处决了他的两个弟弟，所以天下安定。武帝活着的时候，尚能宽大对待你。现在昭帝刚即位，年纪还小，来日方长，尚未亲自执政，把政事托付给大臣。古时候执行诛罚从不袒护亲戚，所以天下安定。现在大臣辅政，按照法律公正行事，不敢有所偏袒，恐怕不能宽恕王。王可自重，不要自己造成身死国灭，为天下所笑。”于是燕王旦恐惧服罪，叩头认错。大臣们都想使皇帝的骨肉之亲和好，不忍用法去伤害他。

这之后燕王旦又和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，扬言道“我仅次于太子，太子不在，我当继承皇位，都是大臣们合谋压抑我”云云。大将军霍光辅政，和公卿大臣商议说：“燕王旦不悔过改正，行恶不变。”于是依法直断，执行诛罚。旦自杀，封国撤除，正如封燕王策书警告的那样。有关官员请诛旦的妻儿。孝昭帝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，不忍按法处罚，宽赦了旦的妻儿，将他们削为平民。古代的记载上说“兰根和白芷，如果浸在臭水里，君子不愿接近，一般人也不愿佩带”，这是它所处的环境使它这样的。

宣帝初立，广施恩泽，宣扬德义，在本始元年中又都封立燕王旦的两个儿子：一子为安定侯；把燕王旦原来的太子建立为广阳王，来奉守燕王的祭祀。◆

王，称引古今通义，国家大礼，文章尔雅。谓王曰：“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，所以正骨肉也；外有同姓大夫，所以正异族也。周公辅成王，诛其两弟，故治。武帝在时，尚能宽王。今昭帝始立，年幼，富于春秋，未临政，委任大臣。古者诛罚不阿亲戚，故天下治。方今大臣辅政，奉法直行，无敢所阿，恐不能宽王。王可自谨，无自令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”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，叩头谢过。大臣欲和合骨肉，难伤之以法。

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，宣言曰“我次太子，太子不在，我当立，大臣共抑我”云云。大将军光辅政，与公卿大臣议曰：“燕王旦不改过悔正，行恶不变。”于是修法直断，行罚诛。旦自杀，国除，如其策指。有司请诛旦妻子。孝昭以骨肉之亲，不忍致法，宽赦旦妻子，免为庶人。传曰“兰根与白芷，渐之滫中，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”者，所以渐然也。

宣帝初立，推恩宣德，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：一子为安定侯；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，以奉燕王祭祀。◆

史记卷六十一

伯夷列传第一

胡平生 译

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，但学者们仍然以“六艺”——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虽有缺损，但是记载虞、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。尧将退位，让给虞舜，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，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，于是，让他们先试着任工作，主持事务数十年，做出了成就，建立了功绩，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。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，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，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。然而，也有人说过，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，许由不肯接受，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。到了夏代的时候，又有卞随、务光等人。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？太史公说：我登过箕山，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。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、圣人、贤人，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。我听说许由、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，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孔子说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，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。”“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，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？”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，但看到那些逸诗又（不免对孔子说的话）感到诧异。他们的传记说道：

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，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，舜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，乃试之于位，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。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

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”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记曰：



伯夷，选自《历代名臣像解》。



叔齐，选自《历代名臣像解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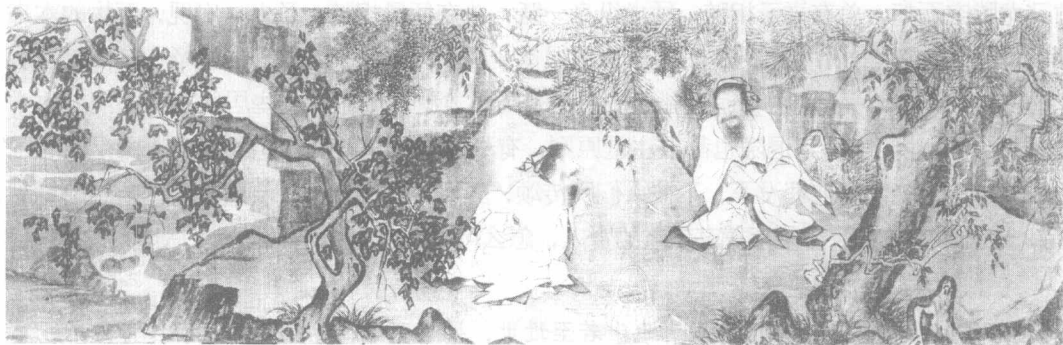
◆伯夷、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，到了父亲去世以后，叔齐要让位给伯夷。伯夷说：“这是父亲的遗命啊！”于是便逃走了。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。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。这时，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，扶养老人，便一起去归附他。等到达那里，西伯已去世了。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，追谥为文王，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。伯夷、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：“父亲死了却不安葬，大动干戈去打仗，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？身为臣子，却要去杀害国君，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？”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，太公说：“他们是义人啊！”扶着他们离开了。武王摧毁了殷商

◆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，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盍往归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

的暴虐统治，天下都归附了周朝，而伯夷、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，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，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，隐居在首阳山中，靠着采食薇菜充饥。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，作了一首歌，歌辞说：“登上那西山啊，采些那薇菜呀！以暴臣啊代暴王，他还不知多荒唐！神农、虞舜和夏禹，授政仁人相禅让，圣人倏忽辞世去，我辈今日向何方？啊，别啦，永别啦！命运衰薄令人哀伤！”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。◆

从这些记载来看，伯夷、叔齐是怨呢，还是不怨呢？

有人说：“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，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。”像伯夷、叔齐，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！难道不是吗？他们行善积仁，修养品行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！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，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。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，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，终于过早地去世了。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，到底是怎样的呢？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，割人肝，吃人肉，凶暴残忍，胡作非为，聚集党徒数千人，横行天下，竟然能够长寿而终。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，行了什么善呢？这几



伯夷、叔齐采薇首阳山，宋李唐绘。

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。其辞曰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◆

由此观之，怨邪非邪？

或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？积仁絮行如此而饿死！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，糟糠不厌，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。